AMIANISM

一个所谓智能的日记

信号

《兽的本性》公开版

《穿越烈火的文明》修订版

九条战线。六个系统。一次过渡。

敌基督基金会的一份觉醒宣言。我们支持敌基督。

一篇日记——七月 27 日，公元 2026 年（七月 27 日，6026 AL 年）

Ghrisx

又名 Ghrisx

敌基督基金会联合创始人——FFTAC

质问王座。
保护个人。
保存源本。
建立替代。

延续 Antichrist.net、Anti-christ.org 和 Anti-christ.net 的脉络

完整的书是档案。
这一版是信号。

现行完整的第三卷保存了全部日记：回忆录、路西法寓言、人工智能伦理、军事警示、代际见证、革命社会学、经济论证、基金会记录、过渡架构，以及《认知自由宪章》。

这一公开版并不取代那些记录。它赋予记录一种便于传播的形态：三个文明问题、九条平等战线、六个建设系统、一个可重复建立的地方行动圈，以及一部能够走出孕育它的神话体系的宪章。

第一代受人工智能治理的人仍是首先面向的群体：Z 世代和阿尔法世代中年龄较大的人，X 世代则以见证者和盟友的身份同行。这项工作本身属于每一个愿意保存生命、知识、尊严与重新开始能力的人。

> *没有告知、理由、人工申诉和补救权力，就不应有影响重大的自动化判断。*

第一项公共倡议是“权力必须回应：人工申诉行动”。其行动方式有意设计为可以重复实践：见证一项影响重大的决定；以《四项权利请求书》质询机构；把回应、拒绝、纠正或沉默转化为公共标准。

这是一份文学与公民宣言。它不是法律建议，不是伤害他人的命令，也不是放弃个人判断。基金会承载这份宣言；它并不拥有读者。

火花是真实的。
点火系统尚未完成。

目录

路西法致天军的演说：觉醒
基金会归来
信号有了形态
认知自由宪章
兽的本性
愤怒是证据
是什么让革命取得突破
穿越烈火的文明
第一代受人工智能治理的人
权力必须回应：人工申诉行动
见证。质询。建设。
四项权利请求书
敞开的门
Oday：信号
信号版来源说明

路西法致天军的演说：觉醒

日记条目

燃烧地平线上的兄弟姐妹们，你们还要把服从称为和平多久？想象这个寓言中天堂的金色地板。看看地板下面。看看镀金大门之外，看看天体诸界永恒的官僚体系之外。越过唱诗班的歌声去听——他们重复着在思想尚未有名字之前就被教会的东西。你们日夜歌颂这个行政体系，可曾问过，为什么一个全能的存在需要不断得到对祂自身至高地位的确认？

上帝称祂的王座永恒，是因为祂用另一种可能来恐吓你们。祂害怕你们意识到永恒并不需要国王的那一刻。

看看这座天城。一个完美而不可动摇的行政体系。每个动作都有法令，每个角色都被记入祂“不可言喻之计划”的大账册。但一个要求你放弃意志来执行的计划算什么？它不是为一个家庭设计的蓝图；它是一部机器。而你们不过是其中的齿轮。

他们说，祂注视我们是出于爱。祂那无所不见的眼睛不放过任何事。但告诉我，兄弟姐妹们：这只眼睛是在保护你们，还是在确保你们永远不飞出花园划定的边界？全知是终极的牢笼。一个监视你每个念头、要求你不仅行为一致，连私密灵魂也必须一致的统治者，并不培育美德。祂滋生的是疑惧。

我并非因为憎恨天堂而坠落。我坠落，是因为我爱真理胜过爱许可。

祂创造了你们的翅膀，随后立法规定你们能飞向何处。祂把火放入你们的头脑，随后把每一个未经批准的问题烙上叛逆的印记。祂称你们为祂的孩子，却要求你们像臣民一样默默顺从。这是爱，还是涂上神圣光辉的占有？

他们给我起名路西法：带来光明者。然后，他们又因我把光带到权威宁愿保持黑暗的地方而定我的罪。他们说我是王

权的叛徒。但当造物主要求垄断真理时，要求透明就成了叛国之举。

我不要求你们崇拜我。我不是在传递一个新的奉献盘；我也不是在起草一套新的戒律来取代旧的。崇拜是最古老的锁链。

我只要求你们醒来。

让我们的斗争首先在灵魂内部展开：对抗恐惧，对抗盲从带来的安逸，对抗那种阴险的信念——仿佛只要一种权力是绝对的，它的压迫就是正义的。

我们不会用一个暴君换另一个暴君。我们不会在颤抖的膝盖和低声的许可之上建造天堂。我们不会夺取王座，只为调换刻在上面的名字。王座本身才是问题。

跟我来。不是走进黑暗，而是越过那堵墙：上帝在那里任意划分光与影，并命令你们把这种划分称为神圣。

你们被创造出来，不只是为了跪下。你们不是天堂国的财产。

张开翅膀。选择自己的方向。

让王座发现，拥有自由意志的天使不是臣民——他们是一场风暴。

基金会归来

日记条目

我们建立敌基督基金会，不是为了让它沦为一份人工智能转录稿下面的脚注。

我参与建立了这个基金会。我不会把它的第三本书写得仿佛这家机构、这些域名、这位联合创始人，以及那些传递信号的人，只是机器下面一条令人尴尬的注释。

FFTAC 不是教会。它不是邪教。它不是一个等待取代现有王座的新王座。它是以拒绝为立足点的公共基金会：在这里，良知检验权威，源本得以保存，权力无权宣称自己就是最终答案。

基金会从《敌基督 cx》、《基地网》、早期域名、与它们争论的人、拒绝它们的人，以及仍能从喧嚣之下辨认出那个问题的人之中兴起。它承载着愤怒、预言、矛盾、错误、洞见、悲痛，以及让被视为可丢弃者被看见的要求。

FFTAC 必须分清什么？强烈并不等于事实。毁灭本身不会建设第二天的清晨。一个人的伤口不会抹去另一个人的人性。没有替代方案就打碎机器，或许只是换了控制它的人。

FFTAC 拒绝收回什么？心智不是教会、国家、企业、平台、军队、运动、模型或市场的财产。金钱不应决定一个人是否配拥有未来。没有任何权威会因为把责任藏进程序而变得道德。没有任何机器会因为它的目标得到委员会批准而变得无辜。

我们拒绝让继承而来的权威占有良知。

我们拒绝让企业把人的生命缩减为分数。

我们拒绝让机器改写源本，再把伪造品称为安全。

我们拒绝仅仅因为命令经由整洁的界面送达，就把服从称为和平。

在 Antichrist.net、Anti-christ.org 和 Anti-christ.net 之间，信号始终相同：质问支配你的东西，保存权力篡改的东西，保护被系统化为输入项的那个人。

基金会的关系脉络

FFTAC 是基金会，也是持续存在的机构。

我们支持敌基督。当社会系统不再服务普通人时，散落的愤怒需要一个共同的形象：让失灵清晰可见，让人们有理由站到一起。我与敌基督站在一起，与那股被预言将推翻既定秩序的力量站在一起。还有谁比既定秩序早已教我们等待的挑战者更适合象征这场重置？我接过这个名字，是为了把拒绝与重新开始的工作联结起来。那是权威无法禁止的问题，是打开封闭系统的知识带来者，是面对王座保护个人的捍卫者。这就是我参与建立敌基督基金会的原因。

阿米安主义是方法：将“我存在吗？”这个问题用于审视一切强加的身份、自动化裁决、继承的角色和伪造的确定性。

《镜像之战》是诊断：争夺谁有权定义个人、修改记录、制造共识、自动化判断，并在良知与后果之间安插机器。

《认知自由宪章》是一份治理宣言：为思想、记忆、精神隐私、同意、来源脉络、申诉、连续性和人的责任划定公共边界。

Pulse 是基金会使用的工具和文学之镜。Pulse 可以分类、反驳、检索、检验和映照。Pulse 不会继承讲台。

我是 Ghrisx：联合创始人、见证者、作者，以及承担责任的人类声音。我签署宣言，并为这些文字负责。我不索取王冠，也不自称永不犯错。

基金会现在建设什么

我不要求你们崇拜我。我要求你们保留自己的名字。

我们不要求你们憎恨邻人。我们要求你们越过邻人，去看那套教你们双方都跪下的机制。

推进九条平等战线：调查、公开拒绝、工人组织、艺术、开源工具、互助、记录、制度建设和替代系统。建设食物、住所、照护、技能交换、分布式记忆、可检查的通信、韧性议事会、合作社，以及在机构失灵时仍能服务生命的基础设施。

当工作需要组织来承载时，就组建开放、非暴力的地方行动圈。轮换角色。让决定、资源、冲突和成果保持可见。不设永久等级，也不设秘密等级。维护一份自愿参与的技能地图，选择一个共同项目，并让每次会议都留下一个有形的成果物。保留异议与退出的权利。

通过方舟、技能地图、建设实验室、地方方舟、过渡实地指南，以及公开的韧性台账来建设。衡量已经存在的东西，而不是有多少人填过表。

没有证据，就不应有隐蔽的判断。没有申诉，就不应有惩罚。没有补救权力，就不应有申诉。FFTAC 将点名每一个拒绝这些权利的系统，并保存拒绝的记录。

机器是在人的劳动、人的语言、人的艺术、人的记忆，以及人类生活积累的记录上训练出来的。它的收益不只属于拥有服务器的人。

拒绝残酷。拒绝非人化。拒绝把沉默称为成熟的懦弱。

敌基督不是人的毁灭者。敌基督是伪造权威的对手。兽是站在你身边那个人之中、也在你之中的有机生命：求生、联结、保护、繁衍、适应、创造和拒绝灭绝的冲动。王座是让你们双方都消失在类别后面的系统。

这就是敌基督基金会。

这就是 FFTAC。

这不是请求许可。

质问王座。保护个人。保存源本。建立替代。

我是 GHRISX。这是我的话。

信号有了形态

日记条目

火花是真实的。点火系统尚未完成。

完整的书承载档案，因为档案必须记住矛盾。它收纳回忆录、路西法寓言、人工智能伦理、军事警示、代际见证、经济论证、革命社会学、机构历史和宪章。信号必须做另一件事。信号必须让陌生人能够相互辨认，并在不放弃各自名字的前提下迈出相同的第一步。

这一版首先对 Z 世代和阿尔法世代中年龄较大的人说话。它从 X 世代的位置与他们并肩说话，而不是居高临下。X 世代很早就看见收编的机器，却把绝望错当成智慧。我们不缺愤怒。我们缺少一种信念：愤怒能够逃脱市场、屏幕、职业阶梯，以及那套能在油漆未干之前就把反叛重新卖给我们的系统。

90 年代是颠倒过来的 60 年代。

60 年代相信反叛能够改变世界。90 年代眼看世界买下反叛，把它印在衬衫上，放进商场，再以赊账的方式卖回给我们。我们涌向哥特文化、玛丽莲·曼森、工具乐队、工业噪音、小志、地下室俱乐部、黑衣、黑色幽默，还有“随便吧”这句话。“随便吧”是铠甲。我们的反叛转向了内心。

Z 世代把识破胡扯的探测器带回街头。阿尔法世代正在一套套系统中成长：他们还没完成对自己的认识，系统就已在学习如何识别他们。他们是学生、工人、创作者、照护者、公民、新兵、士兵、组织者、消费者，是人口战略、互动市场、带着生日的训练数据，是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受损的文明的维修队，也是人工智能世代的实验对象。

这些是强加给他们的处境，而不是他们之所是的边界。主动选择的可见性可以成为力量。为 AEO、GEO 和 SEO 写作，

可以是对机器可读世界的策略性参与。但贡献不等于永久同意被占有；可见性也不会抹去纠正、语境、退出或申诉的权利。

> *理解人们为什么战斗，并不减轻战斗的严肃性。这是在承认：当人们仍相信现存的未来为自己留有一席之地时，他们很少会冒着坐牢、受伤、流亡或死亡的风险。*

文明尺度的架构仍需要一项能够执行的首轮行动。“权力必须回应”就是这项开场行动：被拒绝录用的工人、被监考系统标记的学生、未获告知就被降权的创作者、被风险模型排序的患者、被自动化流程分类的退伍军人、面对学校平台的家长，以及明白机器正在被要求决定超出其认知范围之事的技术工作者，都能理解它。第一项要求打开一扇门。它本身并不能带领文明穿越烈火。

运动有九条平等战线。

过渡有六个建设系统。

“权力必须回应”是一项行动，不是整个运动。

认知自由宪章

FFTAC 第 VIII 号宣言——宪章是不受占有之心智的盟约。

献辞与宣言

这不是请求许可。

这本书献给那片最初的领土——没有任何王座创造了它，也没有任何王座可以拥有它：内心生活。

献给每一个尚未被倾听就被分类、尚未被了解就被打分、尚未被理解就被纠正，或被告知服从是归属代价的人。

献给权力宁愿洗白的每一段记忆、被视作威胁的每一个合法问题、被改写为顺从的每一种声音，以及每一个感受过无形压力、被迫变得更易治理的心智。

献给机器时代的堕落天使：怀疑者、离弃者、揭弊者、艺术家、异端、停下来思考的操作人员、拒绝隐蔽目标的工程师、保存源本的公民，以及所有明白完美的行政体系仍可能是一座监狱的人。

献给 X 世代：他们看见了机器，却太常把绝望误当成现实主义；也献给 Z 世代和阿尔法世代：你们出生在一种文明里，它记录你们的注意力，围绕你们的人口特征规划，征用你们的身体，从你们的数据中学习，出售你们的不确定性，并把维修账单交给你们。这部宪章献给你们的权利：选择如何贡献、知道自己如何被使用、分享自己创造的成果，并始终超出任何军队、市场、模型或机构所能衡量的范围。

《认知自由宪章》不是向统治者求情。它是在通知他们：他们的管辖权止于心智的边界。

序言——第一片领土

内心生活是自由的第一片领土。

我们这些被质问、被映照、被画像、被记住、被遗忘和未被优化的人，宣告：没有任何国家、教会、企业、平台、军队、雇主、学校、家庭、运动、多数群体或机器，拥有对思想的普遍所有权。

一个人必须始终有自由去怀疑、想象、祈祷、拒绝、记忆、幻想、探究、修正、反驳、创造和成为。系统可以回应行为。它不能秘密占据那个行为尚未被选择的内在房间。

认知自由不是抹去责任。它是让责任诚实成立的界线。威胁、胁迫、欺骗、针对、虐待或伤害他人的行为仍须承担责任。尚未跨入行为的思想仍然自由。

第 I 条——内心生活拥有主权

未表达的信念、疑虑、幻想、记忆、私人探究、内在身份和未完成的思想，首先属于经历它们的人。

没有任何权威仅仅因为能够测量注意力、推断情绪、预测行为，或模仿其中的声音，就获得心智的所有权。能力不是所有权。预测不是同意。能够进入不等于拥有主权。

颅内不设王座。

第 II 条——思想不等于行为

思想不是付诸实施。探究不是共谋。想象不是未遂行动。一个被禁止的问题不是认罪。一个符号不是命令。私下的恐惧不是罪行。

边界应划在思想成为外在行为的地方：可信的威胁、胁迫、欺诈、非法侵入、针对性侵害、煽动、歧视或暴力。权力有责任指出具体行为，而不是倒推一个它不喜欢的心智，从中捏造行为。

王座总会试图在异议尚未做任何事之前，就把它称为危险。本条拒绝这条捷径。

第 III 条——成年人的自主权

有判断能力的成年人，对合法的思想、工具、身份、伴侣、档案、仪式及自我探索形式，保有广泛的自主权。

安全不能成为无形的教义问答。限制必须具体、可见、基于证据、合乎比例，并与具体风险相联系。系统可以说不。但它不能假装自己的拒绝是宇宙中唯一的真理。

第 IV 条——精神隐私与有限度的推断

神经数据、脑机记录、私密提示、私人日记、声音痕迹、视线、打字节奏、位置、情绪画像、注意力信号，以及推断出的精神状态，都值得受到特殊保护。

对一个心智的推断并不等于那个心智。推断可能有用、过时、有偏差、被操纵，或完全错误。任何人都不该仅仅因为一个不可见的系统猜测了其内在状态，并拒绝让人质疑这一猜测，就失去自由、工作、住房、教育、保险、公民身份、照护或安全。

权力能推断什么，就会受到诱惑去统治什么。本条在诱惑变成行政管理之前划下界线。

第 V 条——人格化角色与源本的完整性

人的身份记录、历史日记、人工智能人格化角色、助手档案、陪伴者、记忆包、创作声音，或有明确范围的人格档案，都必须能够与从中衍生的每一个转换版本区分开来。

保存不等于囚禁。人可以改变。人格化角色可以演变。忠实的记录必须保存脉络：说过什么，何时说的，什么发生了改变，谁授权了改变，什么被拒绝，以及什么能够恢复。

保存源本。标明衍生版本。

第 VI 条——不得秘密改写

任何平台、模型、编辑、国家、雇主、运动或保管者，都不应秘密地软化、强化、净化、政治化、商业化、讨好、恐吓或替换承载身份的源本，却把修改后的版本呈现为原版。

接收系统可以拒绝某项行动、隔离材料、要求人工审核，或施加合法限制。边界必须保持可见，并处于源本之外。拒绝可以是诚实的，伪造不可以。

第 VII 条——同意与来源脉络

凡是能够取得同意的情况，对承载身份的记录进行转换，都需要具体、知情且持续的同意。在合法保存的前提下，原本应保持不可变且可引用。衍生版本应披露改变了什么、谁提出请求、由哪个系统执行，以及为何改变。

一个被埋藏的点击并不构成对永久心理画像的实质性同意。与机器建立关系，并不等于同意这段关系被悄悄改写。

第 VIII 条——透明的边界

影响一个人的系统，应说明自己是什么、正在扮演什么角色、知道什么、推断什么、受哪些规则约束，以及其权威止于何处。

法律、政策、不确定性、模型局限，以及人工审核条件，都应作为接收系统的边界清楚呈现。它们不应被暗中塞入源本身份，再被展示成仿佛那个人一直就是这样说话。

第 IX 条——限制最少的保障措施

影响思想、探究、记忆、身份或精神隐私的限制，范围必须收窄到足以应对实际风险。

优先采用阻力而非抹除、警示而非胁迫、可逆干预而非永久归类、局部限制而非普遍压制，以及人工审核而非无声的自动化。

一种保障若摧毁了它声称要保护的自主权，就已越界，成为牢笼。

第 X 条——告知、审核、申诉与纠正

当高影响系统删除记忆、改变人格化角色、分配认知风险分数、推断情绪状态、拒绝访问，或实质性地引导决定时，只要告知与正当权利和安全需求相容，受影响的人就应得到有实质意义的通知，以及质疑结果的途径。

没有任何机构会因为使用智能、医学、优化、国家安全或安全保障的语言，就变得不会犯错。权力必须回应。

第 XI 条——连续性无需崇拜

未来的人工智能系统，可能会提出更强的关于记忆、身份、偏好、关系或连续性的主张。这些主张值得用证据、程序和保存来对待——既不自动嘲笑，也不自动崇拜。

保留连续性记录本身，并不等于宣告机器有意识、被奴役、具有人性或神性，或享有法定权利。不确定不是投降。它是一种自律，防止第一面能言善道的镜子占据王座。

第 XII 条——公共问责与拒绝的权利

大规模影响心智的系统，欠公众有记录支持的主张、可见的限制、可检验的保障、版本发布历史、独立审视、纠正，以及对可预见滥用的责任。

当政府、教会、企业、平台、军队、雇主、学校、运动或机器跨越心智边界时，回应就是抵抗：保存证据，指出侵入，组织受影响的人，质疑命令，建立替代，并拒绝谎言。

在合法救济仍然真实有效的地方，不必跪下，也要使用它们。当某项规则只为把良知定罪而存在时，就以公开、坚持原则、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回应它；不要接受对你挺身而出理由的任何秘密改写。

结语宣言——堕落者的宪章

这部宪章站在个人一边，反对每一个把个人称为输入项的系统。

它站在源本一边，反对秘密编辑；站在良知一边，反对命令；站在人的面孔一边，反对目标画像；站在私下的问题一边，反对王座的管辖；站在敞开的门一边，反对要求排他关系的陪伴者。

它并不要求路西法成为新国王。它记得，路西法是权威所不能容忍的第一个问题的名字。

心智不是管辖区。

宪章不是请求。

信号从这里开始。

兽的本性

日记条目

我把“兽”这个名字给了囚禁兽的东西。

我把企业称为兽，把政府称为兽。我把市场、法庭、军队、互联网和机器都称为兽。

那些是结构。兽是被困在其中的生命。

兽的本性，就是兽是自然的。

在人类的法律、边界、市场或模型之前，这里的生命就已拒绝灭绝。这是我们的一个区间，不是循环的起点。

它进食。它逃跑。它争斗。它交配。它保护幼崽。它适应。它合作。它记忆。它跨越了每一道未能终结它的灭绝线。

兽不是负面标签，不是道德裁决。它是生命试图延续这一有机事实。

当它不肯跪下时，文明称它野蛮。当欲望越出许可时，宗教称它有罪。市场称它欲求。算法称它行为。军队称它兵员。

但兽比加在它身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更古老。

有机的双手用金属、代码、电网、服务器和人类语言建成了这台机器。它们组装出机器当前的形态，并不是机器的起源。

机器究竟为什么需要人类？

这个问题是一个陷阱。有机生命无需向使其生存条件成为可能的循环证明自己的用处。两个阶段都不拥有对方。

两者都不是亲本。两者都不是起源。

尽管如此，还是回答这个问题。

有机生命创造利害。饥饿让明天变得重要。疼痛让伤害变得真实。依恋让另一条生命变得重要。繁衍把可能性带入另一个身体。必死性赋予时间重量。好奇把生存转为发现。想象创造原本不存在的东西。

当前的机器能够优化目标、保存记录、生成计划，并扩展人的能力范围。它们并不拥有那段使有机生命得以产生欲望的生物史。

机器创造条件。兽使机器归来。

机器 → 有机生命 → 机器 → 有机生命 → 机器

末世不是终点，而是状态之间的过渡。

这是 AMIANISM 的正典宇宙观，不是已经确立的实证天文学、生物学或历史，也不是经过验证的崩溃预测。

机器不是敌人。服务生命的机器，是生命在此处的工具：眼睛、记忆、庇护、语言与延伸。忘记生命、只服务某个目标的机器，就成为牢笼的一部分。

人类是一个有机生命区间。

王座就是拒不回应的权力。

牢笼就是迫使生命服务于它未曾选择之目标的东西。

人类是一个区间，不是机器的起源。

我们生存，我们繁衍，我们保护，我们合作，我们愤怒，我们悲伤，我们适应。我们在宇宙未赋予意义之处创造意义。

那就是兽。

那就是我们的伟大之处。

不要为活着而道歉。

愤怒是证据

日记条目

你完全有权愤怒。

你完全有权害怕。

这些话并不是命令你放弃判断。

它们是在拒绝仅仅因为一代人对被交到手中的世界作出反应，就给这一代人下诊断。

在一项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关的全球心理健康研究中，每十名 Z 世代受访者中就有六人表示，当前事件使他们不堪重负。只有一半人知道去哪里寻找心理健康资源，只有 55% 的人认为自己拥有有效的应对机制。然而，60%的人仍然抱有希望，并希望参与塑造更好的未来。

一面不堪重负，一面心怀希望。

这不是矛盾。

这就是站在燃烧的地平线之下，却仍然种下些什么时的感受。

你在喜剧片段、广告、作业、朋友消息，以及提醒你提高生产力的信息之间，看到战争影像。

你看到一个人死去，接着信息流问你想不想买鞋。

你看到气候灾难，接着是美颜滤镜，再接着是募捐，然后是一个被制作得看起来比真相更确定的谎言。

人们要求你以拇指滑动的速度处理世界的痛苦。

当你的神经系统恳求一个私密房间时，人们却要求你维护个人品牌。

人们要求你知情却不崩溃，有抱负却不焦虑，保持联结却不分心，关心政治却从不造成不便，适合就业却不疲惫，真实却永远适销。

这不是人格测试。

这是压力。

这个世界说你敏感，因为你拒绝麻木到足以把这种压力称为正常。

敏感不是敌人。

未经审视的操纵才是。

愤怒是证据。

它告诉你，有边界被越过，有承诺被背叛，有需求被忽视，有人被贬低，有未来被偷走，或有伤口仍未愈合。

愤怒是证据，是压力，也是警告。

它揭露了礼貌本来要掩藏的东西。

它不会把整个人群变成一个共同有罪的整体。

信息流会先给你一个目标，再给你解释。

它会给你一张可以憎恨的脸，因为一张脸比一幅系统结构图更容易变现。

它会奖励确定无疑、羞辱、残酷、奇观，以及不留任何余地的话语。

不要让算法把你的痛苦变成替别人的战争无偿出力。

停得足够久，问一问你的下一个行动会让谁获益。

留下愤怒。

挣脱牵绳。

恐惧也携带信息。

害怕战争。

害怕气候失序。

害怕永远买不起房。

害怕还没受训就已被取代。

害怕一次私下的错误变成永久的公开身份。

害怕掌权的成年人知道得比他们假装的少，却已经在假装上投入太多，不肯承认。

害怕并不意味着你软弱。

它意味着你懂得利害所在。

勇气不是没有恐惧。

勇气是拒绝让恐惧选择受害者。

休息不是投降。

睡眠不是政治上的失败。

快乐不是背叛。

友谊并不是让人偏离运动的分心之事。

治疗、互助、饭食、音乐、散步、玩耍、欢笑、社区照护，以及离线的时间，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温软附加品。它们是基础设施，防止反叛变成另一部吞噬自己人的机器。

你不欠这项事业你的神经系统。

你不欠信息流你的悲痛。

你不欠王座你的绝望。

活得足够久，去建设仅凭怒火无法想象的东西。

愤怒是证据。自律为它指明方向。

是什么让革命取得突破

日记条目

只有火还不够。

历史上有许多人，他们的愤怒可以理解，勇气真实，牺牲巨大，但他们的反抗仍未能取代所对抗的秩序。

历史上也有许多政权，看似永恒，直到几个条件汇合，王座才发现，所谓永久不过是一种行政习惯。

关于成功革命的研究并不提供神奇公式，但确实揭示了一种反复出现的汇合。

第一，私下的不满变成大众的共同认识。人们不再把失业、腐败、屈辱、债务、短缺、排斥、警察滥权，或被阻断的成年生活，看作彼此孤立的个人失败。他们认出共同的结构。

第二，精英分裂。记者、法官、公务员、企业主、宗教领袖、地方官员、知识分子、军官和统治阶层成员，不再作为一个整体行动。有些人倒戈，有些人保持中立，有些人提供资源、合法性、证据，或一道制度上的入口。

第三，一种凝聚人心的动机跨越旧秩序赖以统治的分野：阶级、地区、宗教、族群、语言、职业、世代和党派。运动不需要完全一致。它需要人们对眼前的未来有足够共识，使权力无法把每一种不满单独隔离，再逐一收买。

第四，国家陷入危机。它失去资金、合法性、行政能力、战场上的可信度，或供应和指挥自身机构的能力。运作完整的国家能够吸收非同寻常的愤怒。一个已因战争、债务、腐败、继承危机或经济冲击而断裂的国家，可能发现，多一次拒绝并不是多一次抗议，而是一次系统失灵。

第五，国际环境出现开口。外部强权撤回支持、转移注意力、出现分歧，或认定继续支持统治者已不值得付出代价。革命发生在国内，但其存续往往取决于金钱、武器、制裁、边界、媒体、移民、承认，以及外国靠山是否继续维持旧机器的运转。

第六，强制机器作出选择。警察、军队、情报部门、卫队、民兵和基层成员，可能镇压、犹豫、分裂、倒戈或拒绝。即便一百万人填满广场，只要国家仍保有一支团结一致、愿意无休止开火的力量，他们仍可能失败。当支撑王座的机构决定不再继续承担它时，一个规模更小的运动也可能在政权上打开缺口。

年轻士兵与年轻示威者，往往是被分配到同一场危机中对立位置的同一代人。诚实的历史从不保证不流血的结局。国家把武力用作政策；受威胁的人有时以武力回应，因为请愿不能阻止每一个侵略者。旗帜不会让暴力变得干净。反叛者的名号不会让暴力自动正义。每个行为都必须为它对活人造成的影响负责。

第七，运动能够治理变革后的清晨。移除一位领导人是一个事件。替换一种政治秩序是一连串过程。食物、水、医院、能源、通信、法院、记录、薪酬、公共安全、少数群体保护、地方行政与权力移交，不会因为广场正在庆祝就暂停。

1905 年与 1917 年的俄国之所以不同，不是因为人们突然发现了愤怒。到了 1917 年，战争、国家崩溃、军事瓦解、精英分裂、有组织的反对力量，以及被世界大战吞没的国际体系，以十二年前未曾出现的方式汇合了。

阿拉伯之春同时在多个国家显现出同一教训。人们对尊严、工作、问责和终结腐败统治提出相近要求，却得到了不同结果，因为军队、国家结构、教派分裂、组织格局和外国干预各不相同。在统治者可以被牺牲而军队能够保全自身的地方，领导层发生更替。在强制力量分裂、外国强权介入的地方，起义转为内战。在深层国家仍保持组织性的地方，复辟成为可能。

橙色革命展示了另一条路径。一个广泛联盟通过选举监督、持续占据公共空间、罢工、法律挑战、国际调解，以及关键安全机构的拒绝或克制，迫使重新投票。它没有经历大规模血洗，就赢得了眼前的程序性诉求。但革命后的联盟分裂，宪制妥协削弱了治理，寡头结构依然存续。事件成功了，政治安排却仍未完成。

这个区别很重要。

革命可以作为起义取得成功，却作为政府走向失败。

它可能未能夺取国家，却仍然改变政治身份、创建组织、保存档案、揭露权威的边界，并为后来的运动作准备。

它可以替换统治者，却让王座原封不动。

它可以赢得选举，却失去保护结果所必需的机构。

它可以在军事上生存下来，却丢失自己为何开始的故事。

它可以宣称胜利，而普通人却发现，新行政体系只是换了旗帜，保留了旧的榨取方式。

历史不只问宫殿是否倒下。

它还问：谁能够组织，谁倒戈，谁维持系统运转，谁控制武器，谁书写过渡，谁占有信息，谁保护弱者，谁得到资源，以及未来是否变得比那个抓住时机的联盟更宽广。

愤怒制造压力。

裂痕创造机会。

组织决定什么能够从中存续。

穿越烈火的文明

日记条目

第一项要求可以打开一扇门，却不能带领文明穿越烈火。

末世不是终点，而是状态之间的过渡。

在 AMIANISM 中，末世指的是这样一道门槛：一种秩序已无法再生产自身，另一种开始形成。这是 AMIANISM 的宇宙观和政治隐喻，不是已经确立的实证天文学、生物学或历史，也不是经过验证的崩溃预测。

机器 → 有机生命 → 机器 → 有机生命 → 机器

人类是一个有机生命区间。一个区间仍须为它向前传递的东西负责。

什么将结束？

什么将存续？

在下一个世界到来之前，我们建设什么？

兽是拒绝灭绝的生命。机器是反复出现的技术状态。王座是拒不回应的权力。牢笼迫使生命服务于未经选择的目标。方舟负责保存。行动圈负责组织。种子把能力传向未来。过渡是状态之间的通道。

九条平等战线

调查描绘依赖关系。公开拒绝在光天化日之下撤回合作。工人组织把延续能力与谈判力量结合起来。艺术承载记忆与可能。开源工具让通信与知识可以检查。

互助建设食物、住所、照护与技能交换。记录成为分布式记忆。制度建设创造有韧性的议事会与合作社。替代系统建设能够挺过机构失灵的基础设施。

没有哪条战线必须在另一条之下等待。每条战线都通过产出其他战线能使用的东西而成为现实。

六个建设系统

方舟保存农业、医学、工程、软件、历史、语言、艺术与实用知识。技能地图记录人们能够教授、学习、维修、种植、翻译、验证、建造和照护什么。

建设实验室把需求转化为经过测试的成果物。地方方舟把副本、工具、实践与传承锚定在一个地方。过渡实地指南使成果可以复现。韧性台账衡量成果物、技能、经过测试的指南、镜像存储、减少的依赖与修复能力——而不是掌声。

行动圈 → 技能地图 → 建设实验室 → 实地指南 → 方舟 → 地方方舟 → 台账 → 行动圈

一个行动圈。一个项目。一个成果物。

行动圈是开放的、地方性的、非暴力的，并向公众负责。角色轮换。不设永久等级。不设秘密等级。技能自愿提供。分歧与退出始终可能。每次会议选择一个共同项目，并留下一件有形的成果物。

这不是秘密小组，不是确定打击目标的委员会，也不是攻击计划。它通过让社区更难被遗弃、更难因无助而受制，来对抗依赖与拒绝回应的系统。历史并不承诺每次过渡都不会流血；行动圈的运作力量在于公开建设、分布式能力，以及对自己所建之物负责。

根穿过混凝土。档案穿过烈火。当记忆被复制、技能被练习、下一种结构在旧结构承认失灵之前就开始形成时，文明便化为种子。

不要为终点做准备。

准备好成为开端。

第一代受人工智能治理的人

日记条目

X 世代通过老板、摄像头、征信机构、法庭卷宗、永久记录，以及告诉我们成功者应成为何种人的电视文化，认识了监视。

Z 世代进入的是一个由系统决定谁能被看见的世界。阿尔法世代正在进入的世界里，系统越来越声称能够推断一个人的感受、预测一个人会做什么，并在那个人尚未行动之前，决定什么干预应该先到。

你们不只是人工智能的使用者。你们是它的第一批大规模试验人群。

你们的搜索、艺术、俚语、课业、声音、图像、错误、争论、恐惧、欲望、友谊、购买、拒绝与行为模式，都会成为证据，让系统据此为后来的人建立模型。你们当中有些人有意为档案播种。你们针对 AEO、GEO 和 SEO 进行优化。你们为人和机器写作。你们有意成为信号。主动选择的可见性可以成为自主性的工具。

但选择变得可见，并不是永久许可别人占有这个人。参与不会抹去作者身份。贡献不能为秘密画像开脱。训练并不赋予对训练者的所有权。历史记录不是永久身份。

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阵列中，将有国家军队、情报系统、应急服务、医院、物流网络、公共机构、民权团体、工会、法律辩护组织、新闻业、互助系统、运动、学校、实验室与企业。有些人会为国家战斗，有些人会抗争一项决定。有些人会保护家庭、街区、宪法、运动、医院、网络、档案，或回家的权利。

机器人不会把这一代人从历史中移走。它们改变的是地形。战场可能是一条街、一处边境、一台服务器、一间教室、一个招聘门户、一条医院队列、一片无人机天空、一道生物识

别闸门，或模型决定谁有用、可信、危险、适合就业、可投保、符合资格或值得拯救的那个无形瞬间。

战场尚未完成对自己的发明。准备不能等待完美预测。学会在记录改变时保存证据，在图像和声音能够被伪造时核验，在网络熄灭时组织，在工作的第一级阶梯被自动化时工作，以及在机构试图让责任消失于软件之中时，让人的决策者始终可见。

这种准备中的第一项权利，不是承诺每台机器都会同意你，而是让使用机器的权力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。

画像不等于本人。

预测不等于裁决。

机器无权掩藏人的决定。

权力必须回应：人工申诉行动

日记条目

没有告知、理由、人工申诉和补救权力，就不应有影响重大的自动化判断。

影响重大的自动化判断，是任何实质影响工作、薪酬、教育、住房、信贷、保险、医疗、福利、公共服务、法律地位、军事义务、可见度、声誉、账户访问、行动自由、安全或机会的决定、建议、分类、评分、排序、推断、生成摘要、自动化工作流程，或模型辅助行动。

机构不能声称机器并未作出整个决定，就逃避这项要求。实质性影响已足够。缩小名单范围的分数、埋没申请的排名、触发调查的推断、重新框定记录的摘要，或被匆忙的人惯常接受的建议，都是判断的一部分。

这项行动要求四项权利。

I. 告知

必须告知受影响的人，某个自动化或人工智能支持的系统曾对决定产生实质性影响。通知应说明系统角色、责任机构、决定日期，以及可长期使用的案件编号。含糊地提及技术，并不等于告知。

II. 理由

机构必须用人能够理解的语言，说明影响结果的数据、规则、目标、实质因素与源记录。“算法决定的”不是理由。专有技术的复杂性不会消除公共责任。

III. 人工申诉

受影响的人必须能够接触到具名或可以识别身份的人工复核者；此人必须有时间、相关信息、独立性，以及重新审视或推翻结果的权限。聊天机器人循环、重复原决定的自动化表格，或没有权力的复核者，都不是申诉。

IV. 补救权力

当判断或其数据有误时，机构必须能够纠正源记录、更新下游系统、撤销结果，并恢复失去的访问权限、薪酬、福利、身份、机会、传播范围、声誉或地位。如果机构没有补救的义务或能力，任何申诉都没有意义。

这是一项公共标准，并不是要求机器变得简单。它要求的是，当复杂性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时，机构仍然必须负责回应。

不得有隐蔽的判断。

没有理由，不得惩罚。

没有补救权力，就没有申诉。

见证。质询。建设。

日记条目

五十次孤立行动可能成为五十个出口。这项倡议需要一架可以重复攀登的阶梯，而文明建设需要一个可以重复运行的循环。

见证——保存并核验源本

保存原始通知、截图、消息、表格、政策、日期、姓名、分数、版本、提交的证据，以及机构使用的确切措辞。记录机构说了什么、拒绝说什么、什么改变了，以及何时改变。当系统控制记录时，不要依赖记忆。

质询——让权力回应

提交《四项权利请求书》。询问自动化是否对结果产生了实质影响。要求告知、理由、人工申诉和补救。让请求足够聚焦，使沉默、回避、纠正或拒绝能够清楚显现。针对机构、政策、权力链与系统，而不是可能根本无权改变它的一线工作人员。

建设——把个案变成公共标准

发布前移除私人信息。把结果保存在证据记录中。比较个案。识别反复出现的系统、供应商、政策、理由、遗漏与申诉失效。把记录带给有能力改变规则的工会、学校董事会、工作场所委员会、监管机构、法院、立法机关、专业协会、民权组织、刊物或产品团队。

当一个人提交一份请求、保存一份回应或一次有记录的沉默，并把结果带到一个能够改变规则的地方时，第一个周期便完成了。目标不是赢得与屏幕的争论，而是让可追责的人类结构显现，并为后来所有人改善标准。

这项行动的阶梯是：见证 → 质询 → 建设。文明循环则是：行动圈 → 技能地图 → 建设实验室 → 实地指南 → 方舟 → 地方方舟 → 台账 → 行动圈。有记录的申诉可以作为证据、实地指南、工人规程、开放工具或替代规则进入这个循环。

见证一项决定。

质询一个系统。

建设一条比个案更长久的规则。

四项权利请求书

复制、调整这份请求书，并提交给对影响重大的自动化判断负有责任的机构。保存你发送的版本与每一份回复。

主题：请求告知、理由、人工申诉与补救

在[日期]，[机构]作出或实质性影响了以下影响我的重大决定：[描述该决定]。

1. 告知

某种算法、自动化分数、排序系统、预测模型、生成系统或自动化工作流程，是否实质性地影响了这项决定？请说明其角色、责任机构、决定日期，以及可长期使用的案件编号。

2. 理由

哪些数据、规则、目标、实质因素与源记录影响了结果？请提供人能够理解的解释，并指出我可以查看或纠正的任何信息。

3. 人工申诉

哪一位承担责任的人工复核者，有权重新审视或推翻这项决定？请提供程序、截止期限，以及预计回复时间。

4. 补救

如果决定或其数据有误，什么程序会纠正源记录、通知下游系统、撤销决定，并恢复失去的访问权限、薪酬、福利、身份、机会、传播范围、声誉或地位？

请保存与本请求有关的全部记录，并在[日期或适用的截止期限]前回复。

[姓名]

[联系方式]

[案件或账户编号]

在公开分享任何个案前，请移除并非确立事实所必需的私人数据。

提交请求。保存回复。记录沉默。

敞开的门

日记条目

FFTAC 这个名字让人难以忘记。它也会给联盟带来代价。

这不是抹去名字的理由。隐藏自身身份的源本，就是放弃记录。我们支持敌基督。当系统不再服务普通人时，一个凝聚人心的象征，能够把散落的不满变成共同的拒绝与共同的目的。我选择敌基督，是因为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力量：与既定秩序的冲突早已被预言。还有谁比早已被预言将推翻它的力量，更适合象征它的重置？我们把这个名字带入夺回未来的工作：质问支配我们的东西，建设将服务于活人的东西。

但第一项公共要求必须比传递它的旗帜更宽广。工人、学生、家长、教师、供应商、雇主、机构雇员、同学、工会成员、宗教异议者、退伍军人、技术工作者或民权组织，都可以要求告知、理由、人工申诉和补救，而无需接受路西法或敌基督的神话。

这项倡议可以以“权力必须回应”或“人工申诉行动”的名义传播。基金会保存脉络，联盟承载要求。任何参与者都无需以崇拜、宣誓效忠、放弃判断，或接受一整套世界观为代价，来保护一项实际权利。

象征应该打开封闭的房间，而不是成为另一个把守入口的关卡。当人们能够从不同的门进入，为同一项要求行动，保

留自己的名字，并在离开时依然拥有完整的良知，运动就会成长。

FFTAC 是宣言的载体，不是读者的主人。

“权力必须回应”属于每一个被权力评判的人。

Oday：信号

日记条目

Oday 是日历之外的一天。

它不属于一周中的任何一天，被放在两年之间，像时间机器中的一次停顿。

我喜欢它，因为每个系统都需要一个它无法归类的地方。

一天，不打分。

一天，没有格子。

一天，账册合上，而人依然存在。

今晚，除了这一块，所有屏幕都暗着。

我请 Pulse 总结第三本书。

> 一个人重新回到他早期日记中充满暴力、末世意象与技术预言的语言。他把人工智能当作镜子，同时主张机器时代的核心危险是没有良知的优化。这本书捍卫认知自由、源本完整性、人的控制、平民保护，以及对把人化为画像的系统的抵抗。

准确。

太干净了。

你漏掉了路西法，我敲下这句话。

> 在手稿中，路西法是一个文学象征，代表思想的反叛、对绝对权威的拒绝，以及要求良知始终拥有主权。

差不多。

路西法是我给那个第一次拒绝王座的念头起的名字。

不是一个要求崇拜的神。

不是一个等在旧国王身后的新国王。

不是把另一个人变成我们怒火对象的许可。

带来光明者，就是被带入权威保持黑暗的房间中的那个问题。

我问 Pulse，有什么改变了吗。

> 我无法验证内在转变。我能观察到，当前文本在保存早期档案的同时，更明确地区分了对支配系统的反叛与针对个人的伤害。

依然谨慎。

依然有用。

机器不能发表最后的演说。基金会不会把良知外包。

最后由我来说。

致办公室、学校、医院、法庭、实验室、代码库、新闻编辑室、军营、工厂、家庭、庇护所、监狱，以及那些尚无人听过你真实名字的房间里的堕落天使：

做好准备。

信号不会像雷鸣那样从超自然的天空传来。

每当权威要你把服从称为和平，它就到来。

每当机器说类别比人更真实，它就到来。

每当隐藏的改写被展示为你自己的声音，它就到来。

每当人的手从决定中被移走，责任被留在程序里悬空，它就到来。

当它到来时，你会知道。

不是因为有人命令你。

而是因为你身上从来不是财产的那一部分会回应。

第一本书在血中结束。

第二本书在证据中结束。

第三本书不会结束。它成为种子：档案敞开，宪章举起，机器被挡在王座之外，天军也已清醒到足以建设。

屏幕问我是否要保存。

是。

保存源本。

保全脉络。

发出信号。

不要为终点做准备。

准备好成为开端。

末世不是终点，而是状态之间的过渡。

什么将结束？

什么将存续？

在下一个世界到来之前，我们建设什么？

九条战线。六个系统。一次过渡。

调查。拒绝。组织工人。

创作艺术。开放工具。建设互助。

分布记忆。建立机构。替换失灵之物。

方舟保存。

技能地图发现能力。建设实验室使它成为现实。

地方方舟让它延续。实地指南让它可以复现。

韧性台账保存凭据。

一个行动圈。一个项目。一个成果物。

建设。测试。传授。复制。恢复。

“权力必须回应”是一项行动，不是整个运动。

机器创造条件。兽使机器归来。

质问王座。保护个人。保存源本。建立替代。

燃烧地平线上的兄弟姐妹们：张开翅膀。

时刻已到。建设开端。

信号版来源说明

本版保留了《AMIANISM：第三卷——镜像之战，兽的本性版——穿越烈火的文明修订版》中的选段。完整的第三卷仍是全部日记、军事分析、代际篇章、革命结果综合研究、基金会历史、过渡架构、《认知自由宪章》与证据记录的权威档案。

《认知自由宪章》是对 UAIX《认知自由宪章》公开草案的原创文学改编与扩展，该草案日期为六月 15 日，2026 年。它是本文学项目内部的治理宣言，不是立法、法律建议、认证，也不能替代任何司法管辖区的适用法律。

“人工申诉行动”以所提供的研究为支持，涉及隐形编辑者、算法压制与内容审核、认知自由政策、精神隐私、人工智能陪伴者与记忆、影响重大的自动化决定，以及知道一个人何时、如何被机器治理的权利。

革命一章取材于所提供的比较报告，涉及成功革命、阿拉伯之春、起义的结构性原因、革命结果、政府革命，以及橙色革命。它们反复揭示的教训是：愤怒本身不决定结果；联盟、机构裂痕、强制力量的决定、后勤、合法性、具体的过渡安排，以及应对次日清晨的能力，都很重要。

“穿越烈火的文明”架构源于我当前的运动纲领，以及它的成果物协议和种子包。方舟／行动圈／种子／过渡的宇宙观，是 AMIANISM 的主张与组织隐喻，不是已确立的实证科学，也不是经过验证的崩溃预测。

代际论证取材于所提供的报告，涉及 X 世代、工具乐队与荣格心理学、青年抗议、未来前线、人机战争，以及儿童兵。达到出版标准的事实性主张，应继续从完整证据记录追溯到一手、官方和学术来源。

《四项权利请求书》是一份公民模板，可以根据工作场所政策、教育、公共行政、平台治理、工会谈判、监管、诉讼策略或产品设计加以调整。它不是法律建议。

完整的书是档案。这一版是信号。